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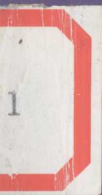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研究丛书

刘润清 胡壮麟 主编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蒋祖康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研究丛书

刘润清 胡壮麟 主编

8536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蒋祖康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蒋祖康编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研究丛书)
ISBN 7-5600-1694-4

I.第… II.蒋… III.外语教学-学习方法-研究 IV.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71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编著: 蒋祖康

* * *

责任编辑: 冀群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0-1694-4/H·973

定 价: 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福祥

副主任委员：何其莘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余章荣 李朋义
胡文仲 胡壮麟 黄 勃

序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领导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定推出三个系列的学术专著：语言、文学和文化。他们还说：要高品位，创名牌，有北外特色，赔钱也出。这是有远见的举措，是功德无量的事，必将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与科研事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

语言学系列丛书的组稿原则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该引进的继续引进，但更强调创新。尚未引进的国外的学科或理论，当然可以一如既往地介绍到中国来，但我们更希望看到我国学者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等实际情况，开展自己的研究。中国研究者在国外或国内做的博士论文，经过加工整理，就有可能被选入本套丛书。

近二十年来，我们在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方面所作的“引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迄今为止，勤奋的中国研究者已经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等于说今后就再也没有“引进”可言。国外的语言学理论总是在发展，“引进”工作也永远不会完全停止，只不过是“引进”时要更有选择性、批判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等。好的“引进”是把国外有用的东西全部“吃透”之后，经过“消化”和“筛选”，把最有营养的部分，用中国读者最

容易接受的方式（文字）介绍过来。不是见“新”就写，不是囫囵吞枣地写，不是生搬硬套地写，不是没有选择地写，不是不懂装懂地写。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人在读了几十本书后，把所读内容加以沉淀、过滤，然后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把国外先进的成果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更强调创新”是鼓励我们的研究者大力开展以中国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为背景的实证性的研究。在中国开展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接不暇的机遇，也有广阔的天地。最大的局限性则是科研经费不足和缺乏最新的国外研究资料。从英、美等国回来的研究者感叹，在国外，花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耕耘的领域，但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早已被人耕过多遍。但在中国，还有许多领域仍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例如，汉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资源之丰富就是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研究语言的普遍性，如果不考虑中国本土的语言现象，就很难做到详尽、彻底。一切所谓的普遍规则，都可以放到汉语中去验证其充分性。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领域，有待研究的方面就更多：中国的语言历史源远流长，社会变革引起的语言变化和给语言注入的新的文化内涵是很值得深入挖掘的。再比如，中国有人数最多的英语学习者，他们的学习规律是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宝贵资料。不论国外学者发现了什么习得英语的规律，我们都可以重新在中国学习者身上实验一下，看看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英语时呈现

什么特征。至于机助外语教学、多媒体外语教学、远距离外语教学、自学考试中的外语教学等，更是有待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我们希望中国的研究者更多地开展实证性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足够的数据，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最终证实或推翻某种理论上的假设。纯粹思辨式或逻辑推理式的研究做起来是很难的，当然做好就更难。证据单薄，思辨就如履薄冰；逻辑不清，推理则如走迷宫。这时，用多少“我认为”、“我相信”、“我深深感到”也显得苍白无力，并且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科研。而只有用大量系统的事实说话，读者才能心悦诚服。至于经验尚不丰富的研究者，首先要学会收集数据，学会在语言素材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这是能使人终生受益的本领。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可能是今后十年中值得特别强调、特别研究的课题之一。否则，总有一天，方法上的落后会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桎梏。

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套研究丛书是开放式的，准备长期出下去。恳请国内的同行学者为丛书撰稿，把多年的研究成果或博士论文加工整理，让更多的人来分享你们智慧和科研的硕果。

刘润清

胡壮麟

1998年5月1日

编者的话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外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我国外语教学的普及和提高也相应地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对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师来说，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理论、加深对语言习得本质的了解、开展语言习得研究对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有着直接和间接的重要意义。

由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大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于西方学者，因此，不少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无法得到这一学科最新的著述和资料。另外，一部分学生在阅读原著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参考大量的英语原著，编了这本书，希望它对教师和学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从酝酿到定稿，都得到了刘润清教授的指导和支持。在通读了初稿以后，刘润清教授不仅提出了宏观上的修改意见，也提出了大量具体的修改意见。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刘教授的一部分意见并没有在最终的书稿中得到贯彻。因此，本书存在的错误和不足，完全由编者自己负责。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国内学者胡

壮麟、桂诗春、刘润清、吴一安、沈家煊、鲁健骥、袁博平等人的有关论述。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某些理论的研究也不够深入，本书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1. 什么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1)	
2.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历史回顾 (4)	
第二章 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	11
1. 行为主义语言习得理论和心灵主义语言习得理论 (11)	
1.1 行为主义对语言习得的解释 (12)	
1.2 心灵主义对语言习得的解释 (16)	
2. 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 (18)	
2.1 心理语言学的背景 (19)	
2.2 对比研究 (20)	
2.3 偏误分析 (24)	
2.4 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 (34)	
第三章 语言输入与第二语言习得	41
1. Krashen 的“监察模型”(41)	
2. 对 Krashen 理论的讨论和批评 (52)	
2.1 理论讨论 (53)	
2.2 对基本假说的讨论 (56)	
2.3 从理论到实践 (59)	
2.4 语言习得普遍理论之谬误 (60)	
第四章 认知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62
1. Anderson 的“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型*” (63)	
2. 信号竞争模型 (68)	
3. 信息处理模型 (73)	
4. 节奏变量理论 (78)	

5. 多元发展模型 (82)	
第五章 普遍语法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93
1. 语言类型学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94)	
2. 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100)	
2.1 原则和参数理论 (101)	
2.2 约束理论 (108)	
2.3 以普遍语法为基础的语言习得模型 (111)	
2.4 以普遍语法为基础的一些实证研究 (117)	
第六章 个人差异与第二语言习得	131
1. 个人差异的研究框架 (132)	
2. 年龄 (134)	
2.1 年龄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134)	
2.2 年龄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影响的原因 (138)	
3. 语言学能 (140)	
4. 学习动力 (144)	
5. 学习策略 (148)	
6. 介绍一项个人差异的调查研究 (151)	
第七章 课堂教学与第二语言习得	153
1. 教学方法的比较 (153)	
2. 课堂语言交际形式的研究 (156)	
3. 课堂正规教学与第二语言习得 (164)	
3.1 课堂教学对加快语言习得速度、提高学习者最终语言水平的影响 (166)	
3.2 课堂教学对语言发展途径的影响 (168)	
3.3 课堂教学对习得过程的影响 (171)	
3.4 结论与解释 (174)	
结束语	182
参考书目	184

第一章 引言

1. 什么是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系统地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本质和习得的过程。具体地说，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或语言过程，研究学习者在掌握了母语以后是如何学习另一套新的语言体系的，研究学习者学到了什么和没学到什么，研究为什么大部分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无法达到母语的水平，研究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研究学习者运用第二语言的过程，研究语言教学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也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之间存在的巨大个人差异等等。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借助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如语言学、神经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统计学等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别于语言教学研究，尽管两者在许多方面是相联系的。

概括地说，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两个主要的目标。首先是描述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整体语言能力和各项具体语言技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次是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为什么学习者能够获得第二语言？哪些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因素对第二语言的习得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或负面的阻碍作用？

在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历史较短，一般以学习、介绍和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为主，至今没有学者提出过比较完整、有独创性的和有影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近年来，国内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渐趋活跃，理论讨论日益深入，实证调查也有声有

色。本书主要介绍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和开展的研究，目的是向中国读者，特别是外语教师介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阅读有关的原著。

“第二语言习得”具体涉及三个基本概念：“第二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下面简单讨论：1) “第二语言”与“外语”的异同；2) “习得”与“学习”的异同；3) “第一语言习得（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异同。

第二语言与外语 常常有人将第二语言区别于外语。他们认为，两者在学习环境方面存在着差异。第二语言在一定的地域内作为学校教育用语或社会交际用语而发挥作用。比如，在美国和英国，对一些移民和外国学习者来说，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在亚洲的新加坡和印度等一些国家，英语被用来作为官方语言或者是学校的教育用语，因此英语也是一种第二语言。外语则不具有教育用语和社会用语的功能，学习者一般是在学校的课堂中学习这种语言。比如，在亚洲的中国和日本，英语就是一种外语。就学习环境而言，这一区分具有研究上的意义，因为两者在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上具有显著的差异。然而，语言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语言学习的过程和决定语言学习的结果，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所以，也有不少人对这两个术语不加区分。在本书的讨论中，如果不是强调语言的学习环境，这两个术语可以相互替换。

习得与学习 一些研究者认为，语言的习得过程有别于语言的学习过程（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对此作较详细的讨论）。“习得”是指学习者通过大量接触和使用目标语而潜意识地获得该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关注的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学习”则是学习者为了掌握目标语而有意识地学习和研究该语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形式是学习的核心。根据这一观点，学习者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或者是“学习”，或者是

“习得”某一种语言。比如，与说母语的人交谈或看外语电影的过程可以是一种习得过程，而在课堂上学习某一种语法规则则是一种学习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一区分是合理的和可行的。然而，这一区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问题。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某一具体的过程是“学习过程”，还是“习得过程”。我们也无法准确判定学习者掌握的知识是来自于“语言习得”，还是来自于“语言学习”。对于任何一个学习者来说，这两种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界限很不明显。所以在本书的讨论中，我们一般不对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

第一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有别于第一语言习得，它研究学习者在习得母语之后是如何习得另一种语言的。就此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差别：首先，正常的儿童都能习得母语，而只有很小一部分第二语言学习者能够成功地掌握一门第二语言。其次，学习者的母语知识肯定会对第二语言的习得产生一些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第三，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认知机制有别于母语习得者。母语习得是在儿童期发生的，而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一般都是过了儿童期，相当一部分人已进入了成年期，儿童和成年人在认知机制上的差异是显著的。第四，母语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的环境不同。对相当一部分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他们接触和使用第二语言的机会十分有限。第五，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母语习得依赖学习者大脑中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而第二语言习得无法借助或只能部分借助语言习得机制。最后一点，母语习得者和第二语言习得者在情感状态和学习动力方面存在着差异。对母语习得者而言，掌握母语和使用母语是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不存在学习动力问题；而第二语言习得者的情感状态则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并因人而异。尽管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还是吸收了不少第一语言习得研究的理论，继承了一些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

代初以来，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2.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历史回顾

系统地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还是本世纪近二三十年来的现象。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这一学科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兴起具有其必然性。随着交通工具的日益现代化，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互联网”、“地球村”等等已经成了我们今天常见的术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已不再局限在地区、国界和共同语言的范围之内，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运用外语这一手段来进行交际。在这一大背景下，了解和研究人们是如何学习第二语言的问题，显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早期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然而，人们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兴趣和开展研究的历史却要早得多。50年代初，Weinreich(1953)就在他的著作《语言的联系》(*Language in Contact*)中讨论了母语和第二语言两种语言体系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干扰”(interference)。Weinreich把“干扰”定义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对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为熟悉，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标语的变体。干扰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第二语言的习得可能会受到母语音位体系的干扰。比如，学习英语的中国人较难区别英语中/s/和/θ/，因为这两个音在汉语中不具有区别特征。不少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把/θæŋkju:/读成/sæŋkju:/。在语法层次上，学习汉语的英语本族语者有时会说：“看完电影我们去吃了饭在一家饭店”，因为在英语中，具有同样

意义的句子的词序很可能是 After the movie we went for a meal in a restaurant。在语义层次上，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常常会误用 home 和 family，因为汉语中“家”和“家庭”在词义上并不是完全与它们对应。不仅母语对第二语言会产生“干扰”，第二语言对母语也可能产生“干扰”。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并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美国人曾经告诉笔者，他的一些英语表达由于受汉语的影响，常常使他的美国朋友感到吃惊或不解。也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目标语地区，渐渐地遗忘了自己的母语。

Weinreich 的研究还讨论了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两种语言的相互关系。以英语词 school 和汉语词“学校”为例：一种可能性是，双语者头脑中存在着分别对应于 school 和“学校”的两种概念。也就是说，在大脑中两种语言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至少在词汇层次上两种语言并列共存。这一状态被称之为“双语共存”(coordinative bilingualism)。另一种可能性是，人的大脑中只存在一种概念，它既对应英语的 school，又对应汉语的“学校”。也就是说，两种语言通过概念相互联系。这一状态被称之为“双语复合”(compound bilingualism)。第三种可能性是，人们大脑中的概念是通过母语再与第二语言相联系的。比如，学习英语的汉语本族语者把英语词 school 与汉语词“学校”相联系而形成概念，而不是将 school 一词与“学校”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第二语言依赖于第一语言而存在。这一状态被称之为“双语依存”(subordinative bilingualism)。后来的学者把“双语共存”和“双语依存”合二为一，称之为“双语并列”(coordinate bilingualism)。“双语复合”和“双语并列”的区分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并逐渐被抛弃。尽管如此，多年来这一区分一直是应用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 Robert Lado 发表了具有很大影响的著作《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从某种意义上来说，Lado 的著作是对 Weinreich 理论的补充。在书中，Lado

描述了一种进行语言对比研究的体系：在音位、语法、书写体系和文化等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这一体系被称为“对比研究”(contrastive analysis)。“对比研究”基于的基本假设是“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Lado 认为，人们倾向于将母语的語言形式及其意义、语言形式的分布及其意义，以及与母语相联系的文化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去。比如，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初学者往往觉得很难掌握像 the key to the room (这间屋子的钥匙) 这一类的英语词组。因为在汉语中，修饰名词的词组一般出现在该名词之前，而在英语中则恰恰相反。Lado 的结论是，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中最为困难的地方就是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差别最大的地方。因此，外语教学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两种语言的差别上。根据这一观点，外语学习与教学的关键是预测母语体系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Lado 还提出了语言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现象：前者指两种语言相同之处的迁移，它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积极的影响；后者指两种语言不同之处的迁移，它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消极的影响。然而，Lado 理论的批评者指出，“对比研究”所预示的学习难点往往不是学习者真正的困难所在，而学习者所遇到的一些真正的困难却是“对比研究”所无法预示的。

Weinreich 和 Lado 对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以及对语言本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成了后来几十年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中介语理论的提出 60 年代在语言和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被不少人称为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由 Bloomfield 提出的结构主义和由 Skinner 在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提出的极端的行爲主义理论对语言本质和语言习得的基本观点都受到了 Chomsky 的猛烈攻击。在他极具影响的论文“对 B. F. Skinner 《言语行为》